

牛光潛的美學

——及其悲劇命運與悲劇精神

陳繼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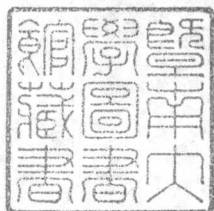
曉園出版社

B83-092
20034

港台書室

朱光潛的美學

——及其悲劇命運與悲劇精神



朱光潛的美學：及其悲劇命運與悲劇精神 / 陳繼法
著. -- 第一版. -- 臺北市：曉園，1992

368面；15.6×22.4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2-0460-9

1. 朱光潛 - 學識 - 美學

180

81006088

書 名 朱光潛的美學

一及其悲劇命運與悲劇精神

著 者 陳繼法

發行人 黃旭政

發行所 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青田街7巷5號

電話 3949931(六線) 傳真 3417931

郵撥帳號 1075734-4

門市部 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號之3

電話 3627375 傳真 3637012

印刷行 復大印刷廠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44號

版 次 1992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 價 新台幣 280 元 港幣 95 元

ISBN 957-12-0460-9

朱光潛的美學

——及其悲劇命運與悲劇精神

自序

朱光潛是我國著名的美學家，他生前完成了約七百萬言的著譯作品，但留下的敘述其生平的「自傳」卻只有三、四千字，而他所處的時代與際遇，又是極其悲慘與詭譎多變的。所以，對於他的美學，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理解，對於這個悲劇人物的悲劇命運，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探索，對他在悲劇際遇中如何以他的悲劇精神超越了悲劇的人生，從而自悲劇中見出人的莊嚴偉大。也許這正是我們這一代的人們所應當盡力加以探討和追索的，以便為接納一代的歷史教訓和建立一個新時代的精神道德奠定必要的基石。

朱光潛早年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以「我信賴我的四十餘年的積蓄，不向主義鑄造者舉債」作為他從事學術研究和為人處事的信條，他的美學著作，也因而能令海內外愛美的人們迄今縈心難忘。「思想改造」之後，他為他的「自由主義者」贖罪所寫下的「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罪狀，也迄今仍為一些思想鈣化並自詡為馬克思主義唯物美學家們所稱頌引用。在美學大批

判的年代，他是人人得以瞄準射擊的「靶子」。「文革」期間，他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頭銜，更使他受到殘酷的鬥爭，幾至倒地不起，但他竟能像傳說中的漁王似地死而復生，迸發出高妙的美學智慧，維護了自己及其美學的生存。在也的晚年，更從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反覆研究中發現了其中涵蘊著美學的心魂——人學，並為馬克思的美學思想探本溯源，竭盡心力闡揚美學即人學的精義，宣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殷切寄望著在人的心靈深處引發一場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宏偉革命。

朱光潛美學的曲折發展及其悲劇的際遇，足堪作為與他同一時代相同遭遇者的一個代表人物，也是那個苦難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他們的學術良知和心底的真誠，亟待我們深深地加以發掘，庶幾可以由此而多少彰顯出他們某些真實的原本面貌。以研究唯物哲學著稱的哲學家金岳霖，在「開放」政策實施後出版自己的文集時，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論文作為文集的本文，而把四九年以後批判和否定自己的文章一概作為附錄，讓人一看便知所取捨。余英時先生就說過：「四十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史、哲著作，凡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框框套在中國材料上的，都是一無價值的洋八股。」這就益發使我們想到唐君毅先生所說，要評價前人的學術業績，一定先要有深切的同情的理解之重要了。

海內外對朱光潛的美學與人生的認知是有著「某種隔膜」的，他的女兒朱世嘉說他在坎坷的歲月中，「一直受到黨和人民的保護，感受到人間特殊的愛」。他的侄兒朱式蓉說，在他謝世後，海外一些紀念文字都很迂闊，「多數無法體驗這位美學泰斗對使他新生的時代是懷著多大的

真誠感激的。」北大哲學系的悼文說，在美學大批判中，使「他的學術思想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在遭受迫害的逆境中，刻苦鑽研『二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就使他的美學思想比五十年代又有了新的發展。」而代表中共的「新華社」則說：「……儘管他曾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但從未動搖過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一九八三年他到達香港，……一開始就聲明他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他對自己後半生的莊嚴評價。」但理論界卻說：「朱先生作爲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徹底的，但……他給人們的啓示和教益，也許是目前任何一種馬克思主義美學教材所不能給的」（閻國忠語）。

「開放」政策實施後出版的「美學嚮導」一書中說：「我們的時代需要美。我們的生活需要美。我們的心靈需要美。」因而海峽另一岸的美學，自「史無前例」的年代，美學在一個早晨便「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今，「也是美學史上沒有前例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在那麼多高等學校裡那樣普遍的開設美學課，沒有哪個國家能有那麼多種美學專刊、能有那麼大的發行量，沒有哪個國家能有那麼衆多的美學愛好者。」（馬奇的話）這種種發展，又能與朱光潛的開拓和受難是無關的嗎？朱光潛雖然已經謝世六年多了，但也正如李澤厚在悼念他時所說：「這也就是死亡所不能吞噬的人類的有活力的生命和生命的活力」了。

作者才疏學淺，寫作這本書時，本其對朱光潛先生深切的同情的理解，對朱光潛的美學及其悲劇命運與悲劇精神，只有盡其可能的以客觀事實與史實及其大量的原著來作見證、評析和評價了。尚祈方家不吝教正是幸。另附錄中除「美學家朱光潛年譜初編」外，原擬列入「馬克思『巴

黎手稿」與中國大陸美學的蛻變」一篇，限於篇幅和時間，只得留諸日後了。

感謝曉園出版社黃旭政學長爲這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同時也感謝鼓勵並支持我寫作這本書、或自海外購贈書刊、或熱心提出建議和指正的好友們。

目 次

自序

1

第一章 朱光潛的悲劇命運與悲劇精神

一、朱光潛的悲劇命運

1

(一) 少年時代的人生渴慕

2

(二) 青年時期的詩情機緣

4

(三) 步入中年的悲劇際遇

11

(四) 垂暮之年的悲切寄望

19

(五) 「無言之美」的悲涼人生終程

23

二、朱光潛的悲劇精神

25

(一) 寄悲情於弦外餘音

26

(二) 期大化於偶然機緣

29

(三) 絕望中覓源頭活水

32

(四)悲劇中見偉大莊嚴·····

35

第二章 朱光潛美學的熔鑄

一、中國傳統審美意識的蘊蓄·····

46

二、尼采美學思想的啓發·····

50

三、克羅齊美學思潮的導引·····

60

四、詩與美學意境的融匯·····

69

五、熔鑄時期的美學代表作·····

79

第三章 朱光潛美學的錘煉

一、思想改造與美學改造·····

124

二、自我反叛與自我批判·····

129

三、大批判迸發出美學的智慧·····

143

四、錘煉時期的美學代表作·····

154

第四章 朱光潛的馬克思主義美學

- 一、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體認……………179
- 二、為導正馬克思主義美學而勞苦耕耘……………186
- 三、朱光潛的馬克思主義美學代表作……………194

第五章 朱光潛美學的晚晴

- 一、走出暗夜喜見晚晴……………216
- 二、重新背起拾穗者的美學行囊……………218
- 三、朱光潛美學的回歸與衝創……………220
- 四、晚晴時期的美學代表作……………228

第六章 未完成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革命

- 一、追尋馬克思美學思想的源頭……………255

二、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258
三、爲美學的心魂——人學而奉獻.....	262
四、未完成的美學革命.....	273

第七章 朱光潛美學的終結

一、朱光潛美學全程各階段的特色.....	286
二、美是主客觀統一的最終結論.....	295
三、美學即人學的闡發.....	299
四、美學的花菓與前景.....	308

附錄

美學家朱光潛年譜初編.....	325
-----------------	-----

參考書目.....	351
-----------	-----

朱光潛的悲劇命運與悲劇精神

「悲劇總是有對苦難的反抗。悲劇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諒的，就是怯懦和屈從。」

——朱光潛——

一、朱光潛的悲劇命運

朱光潛是中國美學的播種者與開拓者，同時也是爲了美學而成爲中國大悲劇時代中的受難者。

朱光潛出生的那一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正是世界列強大舉瓜分中國展開行動的一年。朱光潛的命運也就隨著中國近代悲劇歷史的演進而伸展開來。當他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自覺地意識到中國正處於悲劇之中，並切身體驗到痛苦的況味，立志要以身赴救的「革命時代」，他沒有走上壯懷激烈的「革命家」路途，卻悲劇性的選擇了那被目爲「壯失不爲」與「不合時宜」的「美

學」研究，作為他救世濟衆的法器，冀圖用「美」來挽救那已經陷溺於頹敗深淵的世道人心，其悲淒的結局，已經在悲劇的歷史中留下了全程的存證。

他的理想主義，和追求自由的意念，以及他的個性與氣質，又都助長了其悲劇命運的擴展。他那「不薄情感和想像」，卻又每為情感和想像的網羅所繫縻的作為，以及以「不向主義鑄造者舉債」自誓，卻不幸而落入了史無前例的「思想改造」之中，且終其一生似乎也未能清償完畢那「主義鑄造者」所強加諸其身的悲劇「債務」。這從他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幾近四十年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到達自由的香港，還不得不自我表態地說：「我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三年之後他去世時，他所隸屬的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對他的悼文中，僅說他在五十年代「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近年來「他的思想比五十年代有了新的發展」外，並沒有認同他這個「馬克思主義者」；一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研究者則說：「朱光潛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不徹底的」，甚且說：「他的美學中還帶有唯心主義的尾巴」等等，也就可以想見了。

(一) 少年時代的人生渴慕

朱光潛於公元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四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出生於安徽省桐城縣陽和鄉吳莊「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①裡。同年晚他三個月，另一位美學家宗白華也出生於安徽省安慶地方；後兩年，一位雖不以美學名家，而以「生命情調與美感」為真智圓慧的哲學家方

東美也出生於安徽桐城，三位堪稱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美學三慧，幾乎在同一時期生於同一地區，亦是偶然機緣的美學盛事了。

幼年時期的朱光潛，雖然渴慕問學之美與讀書之樂，但是他的求學和讀書的經驗，卻並沒有給他留下多麼美好而快樂的回憶。朱光潛的祖父和父親，都是以鄉村私塾教師為業，過著清寒的家庭生活。在朱光潛還未入學的時候，對於那些在父親私塾中朗朗讀書的兒童極為羨慕，時常在與同伴嬉戲中獨自逗留在父親授課時的課室窗下，蹲著偷聽父親的授課內容，後來被父親無意中偶然發現，於是在父親的訝異與關愛之下被帶進教室，開始啟蒙授課。繼之，「在父親的鞭撻之下背誦四書、五經」^②。所以從六歲開始讀書起，一直到進小學，他沒有從過師，他的唯一老師就是他的父親。

由於朱光潛的祖父做得很好的「八股文」，父親又處在八股和經義策論交替的時代，所以他們讀什麼書，也就希望兒子讀什麼書。當時科舉雖已廢除，但是他的父親仍然教導他習作「策論經義」，要求一個寫日記還只能寫出一兩百字的孩子，學習如何面對著從經書中挑出來的一兩句文字作為題目，由這個題目發揮成一篇文章，完成一篇所謂「經義制作」；或是面對著被從時事中挑出來的一個問題，依據這一問題想出一個主意，條陳幾個辦法，評述利弊，以制成所謂「策」，再就是以議論是非長短為篇的謂之「論」。這種文章雖然沒有文學價值，但它作為一種訓練的方法，卻對朱光潛產生了相當大的作用，甚且也因此而決定了他的命運；阻礙了，甚且打破了他對人生的多采多姿的渴慕。所以朱光潛說：「我從十歲左右起到二十歲左右止，前後至少

有十年的光陰都費在這種議論文上面。」③而它的爲害則是：「在應該發展想像的年齡，我的空洞的頭腦被歪曲到抽象的思想工作方面去，結果我的想像力變成極平凡，我把握不住一個有血肉有光有熱的世界，在旁人腦裡成爲活躍的戲景畫境的，在我腦裡都化爲乾枯冷酷的理。」④。

由於環境與人爲的因素，扼制了朱光潛少年時代的人生渴慕，所以他在美學的天地裡沒有像宗白華那樣偏重於抒情，落實爲詩人，而是明顯的著重於推理。他雖然幾乎天天讀詩，卻不敢輕易去嘗試寫詩；他著有詩論，也講授過多年的詩學，有時隨一時感情興發，零星的寫下了一些詩作，卻未像方東美那樣留下了「兼清剛鮮妍之美」⑤的大雅詩集。但也正因爲他自幼受有議論文的訓練，所以能在歷次嚴格的被批判的鬥爭論戰中，「有來必往，無批不辯」的孤軍奮鬥，單筆赴戰，且每能立於不敗之地，戰而有功，也就不能不說多少也是拜這種「率由舊章」的八股文、議論文長期訓練之賜了。

(二) 青年時期的詩情機緣

在朱光潛寫給方東美的一封信中，有這樣幾段話：「濟吾來以尊詩見示，捧讀再四，欣喜欲狂，弟自入蜀以來，人事多擾，所學幾盡廢，而每日必讀詩，惟不敢輕嘗試，以揣力不能追古人也。」⑥又說：「嘗以詩詞爲中土文藝之精髓，近日士子競驚於支離破碎之學，此道或遂終絕。」並以「弟於詩詞，喜其造意深微，而造語淺顯者，此或爲偏見，亦或由於淺學。兄於此道造詣甚深，甚望有以啓導之，暇時如有興致，乞書尊詩數首於一小條幅，俾懸之座右，可以當晤

對。」⑦由信中情真意切的述說其對詩的自我要求之高妙，喜好之單純，以及爲近日詩道有「或遂終絕」之浩嘆等等，亦透現了他們彼此間遠自青少年時代的詩友情誼，與歷久彌著的詩情機緣。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朱光潛以十五歲的青少年齡，方才開始正式進入當時的「洋學堂」——政府所辦的正規小學就讀。因爲在進入小學之前，他已經在父親的教導下，把「四書、五經、綱鑑、唐宋八家文選及唐詩選等」⑧都讀過了，所以他在小學裡也就只逗留了半年，便跳讀到桐城中學就讀。而小他兩歲的方東美正巧是他的同班同學。

桐城中學是桐城派古文後期大家吳汝綸⑨所創辦的，但朱光潛在進入之前，對於桐城派古文卻是陌生的，如他所說：「說來也奇怪，我是桐城人，祖父和古文家吳肇甫先生有交誼，……可是我家裡從沒有染著一絲毫的古文派風氣。」⑩進了中學，我才知道有桐城古文這麼一回事。」⑪在校期間，因爲受到校長孫聞國的影響，以及雅好詩詞的同學如方東美等之相互切磋，尤其是受到國文教師潘季野的特別鼓勵，開啓了朱光潛人生中的詩情機緣。所以朱光潛說：「我得益最多的是國文教師潘季野，他是一個宋詩派的詩人，在他的薰陶之下，我對中國舊詩養成了濃厚的興趣。」⑫這或許也可以說是他後來走上美學之路的源頭吧！這與他後來以濃厚的興趣去從西方十九世紀浪漫詩入手，進出於假古典派、象徵派和現代英詩的研究等等，也都是與這一機緣相繫聯的。

詩情給予朱光潛的回報則是：「我從許多哲人和詩人方面借得一副眼睛看世界，有時候能學

屈原杜甫的執著，有時能學莊周列禦寇的徜徉凌虛，莎士比亞教會我在悲痛中見出莊嚴，莫里哀教會我在乖訛醜陋中見出雋妙，陶潛和華茲華司引我到自然的勝境。」^⑫

朱光潛任桐城派古文家希望可以接古文一線之傳的桐城中學，所不期而獲的另一機緣，那便是「古文訓練」。桐城派古文雖曾被反對文言及古文的人士罵為「謬種」，但是他卻對之學之而獲益匪淺。依他的所得：「這篇文章大道理固然沒有，大毛病也不見得很多。它的要求是謹嚴典雅，它忌諱浮詞堆砌，它講究聲音節奏，它著重立言得體。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離不掉這幾個條件。」但他同時由時代的演變，也體認出它的流弊是：「它的唯一毛病就是文言文，內容有時不免空洞，以至謹嚴到乾枯，典雅到俗濫。」^⑬讀經和古文訓練，對朱光潛產生了兩種影響，對他的人生走向和成就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就他也曾經跟著別人罵過的讀經而言，他所背誦過的，當時雖不甚了了，但是後來回憶起來，則「不斷有新的領悟，其中意味確是深長。」在「古文訓練」中所得到的鼓勵與寫作能力，使他的興趣偏向於國文——也就是他所稱的完全由於字義的誤解，而立志「研究文學」^⑭。所以決定在中學畢業後升大學讀國文系。當時他所嚮往的是北京大學，但因為「路程遠，花費多，家貧無力供給，只好就近進了武昌高等師範學校。」^⑮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雖然使朱光潛大失所望，但也是他生平中的一大轉機。那裡的國文教授遠不如桐城中學那些老師高明，使得他深惡痛絕地說過：「我從此覺得一個人嫌惡文學上的低級趣味可以比嫌惡仇敵更深入骨髓。」^⑯但是，這所學校是國立的，學生享受全部公費，對於教師水